

庆元宵 猜灯谜

□徐铁民 陆崇华

春节期间常堵车,孙子说了一则谜语,让我们猜一猜:东、西、北,三门全部被堵。打一地名。谜底是,南通。哈哈,只有南门没堵,当然是“南通”了。这则谜语让我想起了元宵、猜灯谜的传统习俗。

灯谜又称文虎,猜灯谜,亦称打虎、弹壁灯、商灯、射、解、拆等,但人们习惯用“灯谜”称呼。灯谜是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,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门综合性艺术,其起源可以上溯到夏代的歌谣。不明说某事物,而是通过描述来暗示,这种歌谣大概就是最早的“谜语”吧?战国时期,这种歌谣演变成“瘦辞”(亦称“隐语”)。列国纷争,一些说客往往都用“隐语”说出己见,使国君受到启发。《国语·晋语》:“有秦客瘦辞于朝,大夫莫之能对也。”“瘦辞”和“隐语”,就是灯谜的雏形。

《三国演义》第九回,董卓回京路上听到童谣“千里草,何青青。十日卜,不得生。”乍一听难解其意,仔细推敲“千里草”实为“董”,“十日卜”为“卓”。这首童谣是讲董卓当权凌君,会迅速败亡,其形式无疑是谜语,只不过未有谜语之名。

南朝时,文学家鲍照作“井”“龟”“土”三个字谜,并以《字谜三首》收入他的诗集。此后“谜语”开始流行于口头说猜。到了南宋,有一些文人学士为了显示才学,常在元宵花灯之夜,将谜条贴在纱灯上,吸引过往行人,因之又有了“灯谜”一称。《武林记事·灯品》中记载了猜灯谜之事,“以绢灯剪写诗词,时寓讥笑,及画人物,藏头隐语,及旧京浑语,戏弄行人。”当时,游乐场所“瓦舍”的

缅甸女孩

□雷雨

多年前,很偶然的机会,从腊戌公路进入缅甸的掸邦,去了东枝,但多在小勐拉流连徘徊。难以忘怀的是缅北地域之内山路的崎岖、植被的茂密、河流的湍急,还有就是当地人的瘦小机敏生存顽强,而最为难以忘记的是在东枝禁毒展览上遇到的一位缅甸女子。

车从勐拉进入缅甸,简单的盘查问询之后,就入境进入异国他乡了。但山水相连,丛林蔽郁连绵,羊肠公路曲折盘旋,哪里分得清楚彼此?问询之人肤色黝黑粗壮、两目有神,但看上去却很和善,一身草绿色服装,似乎并不怎么合身,却也显得精神抖擞,只是年纪也就在十五六岁的模样吧?穿行在这样的公路之上,恹恹欲睡中会因颠簸摇晃而不断醒来。当地精通边境种种旧事的人,会不疾不徐地说着掸邦与云南的历史往来,伴随着公路一侧特别急促丰沛的水流声,令人难以分清历史与现实,这河流就是萨尔温江的支流?也许是艾芜《南行记》中伊洛瓦底江的某一条小河?

在这条公路之上,当年疾行过祖国的儿女,他们为了抗击日寇的蹂躏,为了实现故国山河的重整,义无反顾来到这片陌生的土地,置身如此陌生的环境,除了与凶恶的敌人拼死厮杀,还要默默承受着这严酷的环境?多少儿郎就长眠在这片异国的苍茫山河之间了。看黄仁宇的《缅北作战》,还有

江海风物

兴起,给灯谜的发展创造了物质条件,这就促进了灯谜的发展。瓦舍,即城市商业性游艺区,也叫瓦子、瓦市。灯谜既能启迪智慧又饶有兴趣,所以流传过程中深受社会各阶层的欢迎。

到了元明清时代,灯谜迅速发展,每逢元宵佳节之时,各城各镇张灯悬谜,盛况空前。人们将谜条系于五彩花灯上,供人猜测,猜灯谜在民间十分流行。清中叶以后,谜风大盛,还涌现出了许多专职谜师。

灯谜有多种类别:字谜、儿童谜语、动物谜语、经典谜语、成语谜语等。灯谜的猜法多种多样。南通有不少创作灯谜和猜灯谜的高人,而庆元宵节、猜灯谜更是南通人的一大乐事。2018年,“南通灯谜”非遗传承人王栋臣的原创灯谜作品“依然关注当前半岛局势(四字热播电视专题片)还看今朝”喜获“咏梅杯”全国灯谜大会佳谜奖。

最近十几年南通已举办十届大型灯谜活动。其中,最热闹的是2019年2月举办的南通第十届“万人猜灯谜,全城闹元宵”活动,这一活动是南通市“我们的节日”系列主题活动中最具影响力、吸引力的持续性品牌活动,来自中央创新区、轨道交通等重大项目建设的10名项目建设者代表,10名文明新风典型代表,以及10名历届元宵活动亲历者等应邀参加。当天,主城区的相关社区、濠西书苑、10多辆7路公交车上也都悬挂了数千条灯谜,供市民、乘客猜灯谜、闹元宵。

庆元宵、猜灯谜,不仅是一种娱乐性活动,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,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活动,使元宵节在灯的海洋里,更加庄重和多彩。

走马天下

奥威尔的《缅甸岁月》,更有不少将士有关当年的回忆文字,密支那、野人山、果敢、克钦邦、胡康河谷、金三角,这样的名字与畹町、腾冲都是如此的紧密相连,都同样引发后人对祖国艰危岁月的深深缅想与怀念啊。

在东枝,去了一家寺庙,看了一展览,有点讽刺的是,居然是与禁毒有关。解说员毫不讳言地说,这个国家是军人专制国家,有着地域环境的独特性,也有着错综复杂的地缘政治的因素,形成了独特的政治生态。她说到了彭家声与坤沙、林明贤,她居然还知道吴三桂、李定国。闲聊之中,也说到了杜聿明、卫立煌、孙立人、郑洞国、李弥,还有史迪威公路。她居然说,这个倔强专横的美国人很可爱呢,他为了中国能够打败日本,殚精竭虑,付出了很多很多,可惜他结局凄凉,63岁就去世了。有了共同话题,聊起来就放松多了。我说到在小勐拉去过一个村落,离地很高的竹楼,四季不灭的竹楼下火堆中的余烬,村落里守在家里的多是老人与男人,而在田野、山坡、丛林中辛劳的多属女人。她默默地她说,这就是一方水土的习俗呢,这里的男性都寿命不是很长啊。末了,她缓缓地告诉我,自己就来自那样的村落,是后来靠资助到缅甸的仰光读了大学,学的历史专业,她很钦佩昂山素季这个人。

二月初,邻国风云突变,昂山素季再度被捕。也不知道在东枝邂逅的这位缅甸女子,命运如何?一切可好?



泛舟仙境

李斌

现代知识女性的心灵治愈之旅
——简评葛芳散文集《漫游者的边境》

□胡笑梅

一个人的视野和阅历,决定一个人的写作格局和高度。从苏州到江南,从国内到国外,从欧洲到南极,习惯于且歌且徐行的葛芳,其散文的笔触所及,不仅是她的一部脚步丈量史、经典阅读史,还是她的一部思想漫游史、心灵治愈史。

对崇尚自由的葛芳而言,十多年按部就班、严苛不近人情的体制束缚,使她艰于呼吸视听。葛芳经过一次次激烈的思想斗争后,终于勇敢地逃离桎梏。葛芳的理想很纯粹很简单很直白:“穷游走遍全世界,人生也无憾了”,她对自己说:你是属于远方的,“你是一个自由的人,去吧,认识你的初心”“世界很大,尽情去感知吧,让心灵的疆域变得更加宽厚和丰满”,这比2015年“世界那么大,我想去看看”的网红辞职信,早了整整六年。她之所以能在半年不到的时间,说走就走,重返欧洲,重返地中海,正是“自由”给予她的能量。辞职后,葛芳把自己活成了移动的“自由女神”,在不同的国度,她都会敬自己一杯,“为率性的游走和放逐,为世界任何一隅都可用来凝神观望的心态”。

脱离一地鸡毛的世俗和眼前的苟且,不羁的灵魂也为之轻舞飞扬。葛芳那种“仰天长啸出门去,我辈岂是蓬蒿人”的洒脱,那种“久在樊笼里,复得返自然”的愉悦,那种“山重水复疑无路,柳暗花明又一村”的惊喜,宛如现代知识女性的自由宣言和标杆:学会独处,听自己的呼吸声,“寻找内心最独立的自我,不管悲伤和喜悦”。

人生而孤独,“人永远是单独的

个体,是宇宙的囚徒”,谁也不例外。“孤独之心让人选择了远行,远行之中愈加孤独,但这孤独又是绝美的享受。”一方面,葛芳毫不犹豫,用漫游世界的方式抵抗内心深处不为人知的孤独。当葛芳一个人在国外潜心暴走、拍摄、捕捉日常人们的生活状态,在酒店凌晨起来翻阅资料、做笔记时,即便有一些孤独,已可以忽略不计,因为整个身心早被充盈的精神养分所包裹和浸润。另一方面,葛芳喜欢主动把自己抛入无边的孤独状态,在独自背包行走的旅途中,揣摩那些独行侠鲜活、丰富、充沛的生活与情感,学会享受孤独,即便一个人也并不孤独了,换一个视角,反而经常有了各种不期而遇的小欢喜。

葛芳一边孤独地漫游,一边自由地写作,一个个温暖沉静、活色生香的37℃文字,在读者的指尖和心头慢慢开出花来。十年来,葛芳作为现代知识女性,她所抵达的地方,是世界文化艺术的殿堂和宝库,意大利、维也纳、巴尔干、澳洲、日本、南极等;或者是文学大师的家园和墓地,安纳西与梭罗、卡夫卡和布拉格、拉雪兹墓园和莫迪利亚尼、京都与三岛由纪夫等;或是闻名遐迩的书店,如莎士比亚书店等。仿佛只有切实地足踏同一方温热的土地,灵魂与气息才能愈加契合相通,白日里,呓语般,放任思想的野马,自由穿越时空,与大师对话,与亡灵,与自己,与山与水与自然对话。

葛芳用一支生花妙笔,率性点染挥洒。她擅长用“某人式”写某人,而且她写某人就成了“某人式”的,所以,整部文本的风格,就是独一无二的“葛芳式”。她的叙述能紧扣人物的经历、

轶事和个性特征、精神品质,看似信手拈来的文字,其表情达意,妙语连珠,趣味盎然,有如神助,令人着迷与沉醉:“贝克特安葬在第12墓区,离桑塔格并不远。谁知,又是一个小时的转悠,寻找贝克特的墓犹如一场荒诞剧。或许这就是荒诞派大师的蓄意安排。”

就这样,跟着葛芳“生活在别处”的文字,随心所欲地漫游,时不时还可以饕餮一场文学的盛宴,几乎每走一步,都有列好的必读书单,读者在大开眼界的同时,又自愧孤陋寡闻,有心者还会按图索骥,查漏补缺。那些书,既然是解读本站风景的密码,也是打开通往下一站风景的钥匙。

在我看来,《漫游者的边境》是跨文体创作形式,葛芳在日记体、随笔体、游记体、诗歌摘录、小说虚构的谋篇布局中,信马由缰,腾挪恣意,驾驭得行云流水,有意营造出亦真亦假、似假还真的氛围,用充满灵性的漫游文字,开拓读者的视野,开启读者的想象。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、鲁迅文学奖得主王尧先生如此评价《漫游者的边境》:“葛芳散文在大小世界中发现生命的大小。在绵延与铿锵的文字中,外部景象与内心世界交融,自我与他者对话。这是一部精神与情感漫游之书。”诚哉斯言!人生,本身就是一场从生到死的行走。葛芳只是在短暂的迷失与游离之后,回归本我,回归本心,回归本真。她用行走的方式,在自我心灵治愈的同时,也在治愈他人。

行走没有边境,灵魂没有边境,文学没有边境,艺术没有边境,但是,人类求真向善、博爱与责任的精神力量,能穿越一切并抵达一切。

芬芳一叶

通州的春天像公园

□刘伯毅

二三月间,虽还有许多寒意,但风已柔多了,天空明净,通州大地已生动起来。上班路上,茶花昂起头,在绿叶中露出了包裹着的红花;沿河娇嫩的迎春花舒展着柔软的身躯,灿烂开放;富贵的玉兰渐渐饱满,一个个像春天骄傲的公主。

再放眼看,通州的许多主干道,如新世纪大道、鹏城大道、金霞路,两边都栽种着好多樱花、垂丝海棠、紫荆花等名贵树木,樱花雪白中透出红晕,垂丝海棠枝头上挂满圆鼓鼓的花苞,紫荆花一串串地展示了欢欣,开车驶过,犹如在观景带中一样。它们积蓄了一个冬天,有足够的能量在枝头上展现,在大地上涂抹。表现最好的还是油菜花,它们手挽手、肩并肩、头靠头,挤在一起,笑在一起,连成一片,把通州春天的富足和热情表现得淋漓尽致。

这样想,感到通州正发生深刻的变化,越来越漂亮,花和树一年比一年繁盛,道路一年比一年宽畅,高楼大厦一年比一年整齐,城乡面貌一年比一年整洁,河水也一年比一年清澈。人们习惯把美观整洁、管理有序的公共区域称为公园,有一个感觉越来越强烈,那就是通州的春天像公园,通州的春天像公园一样充满了诗意和美好。四处走走看看,到处都有银杏、桂花、香樟等名贵树木,到处都有桃花、杏花、李花等鲜艳花朵,到处都布置得整整齐齐,有些重要路段和交叉路口,更是鲜花铺地,错落有致,生机盎然。有的还形成了小游园,配以曲桥和假山,配以桌椅和长廊,为行人或游客提供方便,让人感到这里既有古典美又有现代美,处处像画一样。

通州的春天像公园,生活在美丽的公园,人们自然心情愉悦。小轿车

在通州城乡欢快地穿梭,亲朋好友兴奋地观光踏青,许多景区如南山湖、忠孝园、开沙岛、石港老街、余西古镇、绿博园等都游客爆满,许多农家乐土菜馆笑语盈盈、人头攒动,其中掺和了众多外地口音,吸引了好多上海苏州甚至北京西安等地的游客,停车场全国各地牌号的车都有。挖一把野菜,大地的芳香如痴如醉;掬一捧清泉,心境会变得坦荡荡;放飞一只风筝,吸引许多踏青的目光;吹响一支竹笛,照亮一片蓝色的天空。

通州的春天像公园,我看见许多人在融融春阳下散步,或撑着伞在潇潇春雨中缓行,面部表情是喜悦的、愉快的,广大市民成了最大的受益者。生活在公园里的通州人,自然举止文明了许多,心情好了许多,他们会感染春天的气息,吟唱春天的旋律,去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。